



~ 16  
3298  
11





冊八拾  
號九文  
函九

門八16  
號3298  
卷11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歙門人程校

新城王士正貽

經尾文三解 辯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





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予謂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辯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以下三條讀楊

龜山集  
偶記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生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

各有其黨黨羽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



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  
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  
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  
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  
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  
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  
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  
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  
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  
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

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  
助至於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  
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  
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  
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  
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  
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  
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舊時隸幽州辯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涕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涕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虜池嘔夸其浸涑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

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邱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辯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為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

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勞一生蓋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為偏故魚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倏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



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溥何人而敢于污蔑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晚死於盜安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予不可以不辯

###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

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霾之兵旣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蹠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按何文肅椒邱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  
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辯其文以爲歷代傳國  
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  
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  
歡入貢并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  
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  
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本朝詎偶  
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  
舊氈房蓋未詳矣

書充墨

宋時最貴充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人取  
兗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晁氏墨經云兗州陳朗朗弟遠子惟進惟迨與  
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充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  
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  
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  
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  
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  
又邵氏間見錄記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  
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充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充墨  
詩此皆宋人貴充墨之證今以語兗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閻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長  
鬚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皙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歷初元即入雲夢山

爲道士萬歷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國初至普陀後住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三五七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蹠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禮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



三十九十二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  
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  
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  
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  
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  
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  
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澱暢春苑尚書述  
其顛末如此

###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  
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  
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  
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  
尉經鑿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  
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  
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從探



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于  
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  
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  
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  
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  
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  
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  
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  
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  
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媿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  
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  
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  
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  
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  
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  
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  
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  
後鬻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



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剌厄爾庫不取  
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為民應令李殿機  
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  
給與貲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  
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  
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  
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  
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  
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  
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  
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  
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幔亭弟結綠硯銘

此非結綠也胡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  
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荅盤山拙菴和尚

正切凝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  
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  
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旣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  
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



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酈注鮑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雨時書來云云塵中人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拾遺辯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為歸不識吾師以為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畫一皆已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

閻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鐘慎蒙二公名山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古人片語隻字輒為狂喜具書生結習然亦不敢負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上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知有入蜀之役極為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泊新詩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沂水北秋峰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



三五四十三  
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  
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真不堪把翫  
耳

三載勦孽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  
手書示以臯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聞 太  
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 梓  
宮事畢昨得 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  
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  
將及顯陟非遙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  
文獨屈抑下僚鸞棲枳棘令人慨歎譬噉諫果此  
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  
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皈仰載  
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鬚龍鱗當與此山不朽  
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為輕重也昔白  
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一寘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  
文字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  
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



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  
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  
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  
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闡  
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  
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龕山談  
浪杖人已事真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  
時名德耆宿皆為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自恨生晚不獲廁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  
霑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  
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筮人亦可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筏幸甚幸甚先壽昌博山  
東苑闡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惻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正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三五十一  
之後必脾受傷頃竟咯血者主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恡尺蹠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藉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爲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  
記雜文未能槩却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  
惟西方之書稍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熟  
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頃  
刻變滅况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  
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  
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  
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爲利往來  
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  
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



三才  
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歎為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聵瞽老先生以為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  
園却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筇碧山舊社  
為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訪雲林清閼之奇  
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  
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  
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  
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譌謬又二十年  
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  
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  
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  
為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  
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  
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  
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  
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



俗中求之孫老無恙公子人宏前畫九龍山圖見  
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  
之嘗竊以為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  
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  
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  
車青青子矜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却目  
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  
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為一書數年竊祿京師僕  
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間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 答梁培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墟  
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為太息流涕也承寄尊  
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  
占籍於鄢曾祖祖父諱字官闕于例皆不得略述  
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  
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  
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  
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歷曰行治曰卒曰壽年曰葬曰葬地曰妻曰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為罪首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几筵不盡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峯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手書如空谷足音楚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為糞土所壅幸字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榻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宏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諸集眾法寶為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



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  
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  
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  
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  
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  
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磬石不乏江淮好事  
者何靳一匕箸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  
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  
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  
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  
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  
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  
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真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  
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藁  
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



渠邱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 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冤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文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弟有駁正并錄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綴以庶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已如先生想亦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蹠出都門茲因



三十七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爲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唯先生政暇矐念勝地特爲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宏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駟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  
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  
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  
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  
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  
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山言傳命屬  
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  
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  
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寄尤悔菴太史



三十七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巋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答者非敢蹈踈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遙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  
略世間唯稍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及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 本朝謚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蠶尾文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諡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子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為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三十九十三  
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  
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  
宸於蕃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  
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  
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  
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  
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  
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  
等招青觜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輓  
轡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猓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爲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  
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  
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你完  
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  
城窅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櫻  
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  
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  
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  
鞞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三子三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  
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  
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  
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  
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  
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 世祖章皇帝嘉公勲  
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  
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  
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  
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  
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  
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為公殺賊耳公捧腹大  
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  
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  
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  
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既殄於是  
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請盜源又上屯田奏曰  
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  
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 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餉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一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



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  
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  
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來入恒苦轉運  
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  
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  
保寧為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  
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為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  
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為屯種久遠之計令  
平西王駐漢中相為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  
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

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  
民情亦安舉動固不利矣或徃一時之見撤兵漢  
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為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  
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  
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為駐  
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  
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  
覲京師 賜內廩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  
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



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訃聞 上震悼 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 錫以碑文加贈太保 賜謚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  
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為  
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  
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  
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為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  
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勲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鱗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



河飈馳三晉遂指嶠函雍涼掃汎 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秦關遺孽豕啼螳奮有鉅未膏有鼓未釁  
公撫其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隣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旣寧河西復炊酒泉報傾金城告侵天水傳烽  
咸陽偏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鳩睽睨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鞬靽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直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豳以樂田畷露積崇  
墉車輪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雋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 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 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瘁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  
列雲臺恩施祚允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為耐翁吳先生之墓先生諱永允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諱志德以德壽為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為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為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士王公實以學士為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譌言日三至先生居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偽札督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前事徵入為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耋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菽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調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為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饘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春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  
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  
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  
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  
而為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  
萬歷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  
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  
二長即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  
補布政使司叅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  
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



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正爲之表鏡諸樂石傳示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孰鞠育之况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

邱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鬢鬢稍間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條理不以假胥吏旣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牘請太守盤營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戌夜旣而長子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誥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嫗談田家事爲娛樂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



上報 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  
皆能於其職為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  
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  
老謀欲醵錢作為屏幃為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  
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為汝曹言之按禮婦人  
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為主名  
故春秋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  
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  
別也後世禮意寢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  
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一日金為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為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  
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襯含辛茹檠三十餘年闔  
戶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 封命  
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腰臘兒女滿前  
牽衣嬉笑輒怦怦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  
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  
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為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  
乏若復合錢市簞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  
戾矣汝曹備官於 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此少工詩脫稿即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所存惟茹荼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子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覲也考母行事庶無慝焉其為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雯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需己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霖恩拔貢生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為其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為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兩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為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為公考以明經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 封徵仕郎兵科給事  
 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  
 乙酉 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  
 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  
 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  
 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  
 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  
 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  
 西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  
 之例 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 世祖章皇帝避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稔米騰貴每石價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疏永著為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

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皆條秦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撫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游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為 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為  
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為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柏相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強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鄆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導是為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為公會祖祖父  
元功縣諸生是為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  
也早為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  
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為監司公在選中轉分  
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  
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闡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  
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  
遂著為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為之厲禁自是

亡敢戩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  
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  
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為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  
諸法民初駭之既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  
後廢圮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  
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  
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  
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  
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



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為謝過乃已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叅政遇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茭屨所需咄嗟立辦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叅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為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即難視山海有間矣吾樂為其易誰為其難者於是

鉤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肓所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矣次子逢麻令武康迎養解舍銅官風渚間幅巾筇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邱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麻令武康自矢飲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穉訪令治行旣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歷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庶貢監生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子豸繡李祚之其壻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庶子三牧吉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額驕王帽伏盤根錯節力媿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  
苗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  
將易篲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  
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  
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  
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  
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  
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  
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



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

為諸生固窮至是冰檠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為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為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鉤距為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待息諱訟禮學校



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為奸利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修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為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為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為俎豆飲食之需自為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劾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

別為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己酉為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為之君一以清靜為治暇即與其僚蒲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犛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予嘗評次為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為口實戊午有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為



名士高蹈邱園者率宛顏界詞望走朝貴之門伺  
閤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年  
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  
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  
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  
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  
方藹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  
也嵩山諸詩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  
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  
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己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

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  
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  
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  
記己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  
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  
舛編輯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  
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  
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  
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  
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 封宜人與君



共貧賤憂患有壺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  
知登封遇 覃恩 敕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  
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  
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  
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  
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  
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鑿  
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  
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  
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  
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獲聞其  
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  
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  
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  
辟咄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  
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充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棗強縣丞爲政平恕莅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註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留不可則宿舂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旣歸開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拊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逋欠契劓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三十一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子遺齒骸狼藉道路亂定  
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  
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關諍爲恥獄訟  
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乃復故廬謂心抃曰 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  
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  
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  
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  
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  
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  
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河工於淮  
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而逝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歷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  
秋八十有四官棗強縣丞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  
平縣知縣配李氏 勅贈孺人有閩德黽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  
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心普壬子科副榜貢  
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  
孫五人梓櫨松柏柵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  
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閭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  
後昆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正貽上

蠶尾文五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  
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  
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  
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  
賜阡旣刻 王言於豐碑蛟龍顛履照耀萬古用



三十五十一  
修 國恩又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正  
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明之運創久大之業則必  
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可以  
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  
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成名  
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  
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垣其先  
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  
遼遂為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  
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歷官通政使司右叅議即

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 皇贈光祿大夫總督河  
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  
生有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  
為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  
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  
康熙十年 特簡巡撫安徽等處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  
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  
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  
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



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  
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  
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  
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  
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  
雨暘稍愆卒不為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  
遇水旱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  
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  
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  
甚易其法以十畝為一畝二十畝為一溝以地三

畝有奇為一畝中之一畝之外圍以深  
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  
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  
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  
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  
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  
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  
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  
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其南歙郡逼  
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



振巨寇宋標者踞歙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饟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尚書十六年河決江淮間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橫流宿遷沭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胷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八疏奏之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



河之南岸不堤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堤則山  
以東必遭衝潰故築堤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  
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  
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  
且日壞疏上 廷議如前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  
併下前後 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  
悉如所請已又疏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  
隨減不至傷堤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  
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 知遇  
仰秉 廟謨不憚胼胝不辭艱鉅不恤恩怨不數

年黃淮兩河悉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  
間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河倒灌之水自高  
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州縣受水  
門戶屢塞屢決至勞 宵旰者累年公越潭避險  
從淺所築堤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潭工非  
六十萬不可至是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  
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  
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打樁增卑修薄諸務畫地  
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諸弊悉絕  
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



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 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  
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  
黃通時為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  
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阜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  
時苦淤澱公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  
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  
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  
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即或黃強  
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即洮汰無餘兩運口  
既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

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  
之怒以衛堤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  
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  
年 車駕南巡視河 天顏有喜 御書閱河堤  
詩一章 賜公及佳哈 御舟 上用帷幙皆異  
數也黃淮兩河既歸故道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  
里專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  
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沐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  
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  
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



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國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竟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逢蠹起公遂罷二十八年春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上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

居三載上念公功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召對三十一年特旨起公田間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府災有旨截留南漕二十萬石沂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仍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上念公老病再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即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病狀疏聞特命公長子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



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豁開河築堤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 上特命大學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尚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復以病求罷 上猶不許而 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遺疏上聞 上臨軒歎息靈輻既歸 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前此所未有也 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 命禮部議 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賜謚文襄節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書十二卷前後奏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略曰今經生言河事莫不侈談賈讓三策愚以為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即淤高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既陂所謂陂即今之堤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為繕完故堤增卑倍薄乃為下



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顧出神禹上哉其持  
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堤束水功乃  
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  
用心與其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鏡也公  
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洩跛倚世父副使公彥  
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孤子延師  
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  
不殊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  
譜家訓俾子姓世守之仕稍貴即建家廟凡吉凶  
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互於司馬文

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行已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  
大者而功名尤在治河一事其利益在 國家其  
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盡瘁古所謂社  
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  
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  
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  
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八人樹基  
樹喬樹滋樹畹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



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瀹禹  
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  
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鼉  
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橈蹈毳忘朝餐河伯效靈波  
汙汙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  
萬如騰騫維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  
公騎箕尾民煩寃巷哭過車手舉幡黃腸祕器  
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躡雲車  
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姓王氏諱澧字楚先別字蘭陔吳之常熟人曾  
祖有德祖先龍世以隱德重鄉里父中恬先生曰  
俞登明崇禎癸未進士知餘姚縣餘姚二子公次  
居長少就學外塾同學富人子持梁刺齒肥公方  
貧窶并日而食居然不屑也文譽顧日起母周安  
人謂中恬先生曰公小時視兒子今日何如先生  
徐笑曰似不如也中恬先生老於公車壬午署六  
合縣教諭流寇躡安廬間淮東震驚公渡江省侍  
因下帷金陵鷲峰寺是秋舉鄉試明年癸未與中



三十一  
恬先生同舉禮部初公鄉試名第與中恬先生同  
至是成進士又同時人異焉順治九年以巡撫周  
中丞薦除行人司行人兩奉使江西河南以廉  
慎稱十四年分較順天鄉試明年舉禮部者七人  
方是時南北科場議大起同事者率不免公孤潔  
自持卒超然是非之外遷工部營繕司主事會設  
專官采木塞外乃以公往木產朶顏三衛地蒙古  
諸部落散處其間東自一片石西迄潮河川邊城  
千有餘里高山穹谷長松茂林虧蔽天日其隘口  
有三曰桃林曰潘家曰古北終明世無輪蹶跡順  
治初商人始請出塞伐木供內地之用工部購其  
巨者以備大工一株不啻二百餘金廷議以為非  
計特設滿漢司屬各一員予勅印專往采辦而  
禁商人毋出關官既創設無掌故可稽公躬歷山  
險擇其近溪澗可開場者數十所計材木之巨細  
人夫之多寡道里之遠近以定工費絲分縷析著  
為章程歲省水衡錢七算十七年改都水司主事  
權關南新關多市猾飛而食肉率以漏木稅為詞  
訟牒旁午關使者亦利之為冠蓋餽遺地公慨然  
曰即如是萬金入賓客之橐而善良破千家之產



矣吾不爲也自是雀鼠頓絕是時閩方用兵十八年郎將軍帥所部三萬人駐杭屯江滸薪烝匱乏闌取商木公力言將軍下令厲禁軍中肅然亡敢犯康熙元年使竣還朝旋有治河南旺之命遷屯田司員外郎尋進刑部浙江司郎中異時泉閘分司爲優游吏隱之地使者每歲三月巡行有泉十七州縣高坐行署中召吏受成命循故事而已公曰泉源興廢河漕攸係使者受命於朝敢自暇逸乎單騎徧歷諸泉履巉巖窮幽宵水縈路紆無弗至視其源之通塞流之疏滯而從事焉往

往佳泉殊境猿鳥路絕居人有老死不識軒蓋者見公來皆驚詫聚觀以爲異三載搜廢泉若干浚新泉若干排其支速其滙使岱畎之水涓滴皆入運河於是漕艘便利東南歲漕四十萬石銜尾抵通路無愆期者公之功爲多四年報命入京師始蒞西曹甫旬日平反死罪一人立斬者五人物論翕然而公以兩尊人皆年七十遂堅歸養之志歸五年連居內外艱終制起補雲南司郎中遇恩詔加一級未幾復以病乞歸歸十七年乃卒公性孝友祖母戴順治中被旌而綽楔未立餘姚之



歿也以屬公公泣受命及葬落成告几筵而後行  
待弟漢恩義兼至漢署溧陽諭有疾公挾良醫晝  
夜倍道視之漢尋愈而公病作遂以不起居家有  
禮法朝望日子弟勝衣以上以次揖拜規重矩疊  
儼若朝典族子欲粥先塋宰木以完官逋公聞之  
代完逋仍償其直木得不伐凡族之婚嫁喪葬皆  
取辦於公無倦色尤篤故舊聞座主之喪爲位而  
哭盡心喪之禮江西朱生者座主子也年三十貧  
未授室公力任之比公之歿朱已抱孫乙卯僑寓  
任城適常熟舊令鍾某子以訪故人漂泊逆旅公

慨然曰奈何使吾君之子流落至此分客裝資之  
行歸田後時邀致二三老友相羊山水間以爲娛  
樂親故造門雖鶉衣百結與講釣禮其厚德類如  
是有司重其行誼鄉飲酒禮五爲大賓其歿也祀  
於鄉校君子以爲宜公生以萬歷丙辰卒以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七十有七配徐安人子三人  
世棐奕堂世傑孫十三人曾孫四人  
虞山之松丸丸爾寢孔安尚湖之水湜湜爾神游  
息生爲典型歿祭於社來者矜式過車斯下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



墓誌銘

公邱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寧道右叅政母張淑人公叅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沉數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齊名號爲二丘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 御試屢在

高等 賜宴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世名士己亥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近就冗散又涉炎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居然旣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留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叩關入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之何餉



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倅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  
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  
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餘悉懾伏瓊賦舊  
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  
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  
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  
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  
某者尚氏壻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  
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間說之曰公爲名藩卜

佐又貴爲王壻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  
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  
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  
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聞淺慮  
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  
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  
兼德公事在反手間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  
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  
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  
畜牧無算廣人大悅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



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命歸里丙午補  
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  
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芻午民  
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  
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僉曰  
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  
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  
乎令奉行無狀敲扑繫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  
挺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一文吏單騎往  
諭以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張

皇為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  
馳未至三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  
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  
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貫汝死自今日  
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  
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  
民初猶疑貳公為文誓城隍之神通民間之皆流  
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  
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  
全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



三九十三  
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入五  
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  
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  
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衆若絕其歸命之誠  
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  
資寇兵非計之得也衆躉公言明日駁正上制  
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  
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  
殺之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

親即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  
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  
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  
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  
公歎曰朝廷須用經術士於邱君見之矣壬戌公  
念叅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  
寅叅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  
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  
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官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  
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



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叅政公志其睦於族  
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  
寡女不遠千里歲賙卹之久而不衰既病猶較刊  
靳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  
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  
滌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  
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  
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章知名如  
嚴眉肇向大觀史尚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  
公爲知人所著轂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

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  
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  
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  
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官洗子達遠皆  
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  
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  
公爲後進官洗以狀來請銘言念平生不覺出涕  
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獲落遠浮南溟化  
鯨鰐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



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  
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  
廓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公諱堦字宜兄世爲沂州人相傳晉太保睢陵元  
公裔也始興之後蕃於江左其散在故土者世代  
遠不可考明宏正間槐亭公彬始以儒術起家爲  
廣文官生心齋公之屏領嘉靖丙午鄉薦是爲高  
祖王父之屏生錫勇錫勇生納陞納陞生如升則  
公考也公年十三補州學生遭明季大亂總兵官

閻某公姑之夫也方鎮淮陰往依之嘗從閻追賊  
於邳州之邢家樓賊脅居民拒守旣破賊閻怒將  
盡誅其俘公曰民多賊少倉卒被脅非得已也概  
誅之將失民心乃下令曰外來流民罪當赦其趨  
左賊悉趨左於是按誅之而釋居民之被脅者活  
數百人亂定歸里益發憤下帷受知兗東道蔣君  
鳴玉提學道戴君京曾遇以國士甲午舉省試明  
年乙未舉禮部戊戌 殿試在高等 世祖章皇  
帝親簡庶常公在選中以應對失次黜落歸丁外  
艱居亡何山東有賊于七之變妄男子飛章告密



遂褫公章服酷吏鍛鍊周內幾興大獄會楚人吳升東來爲登州推官力雪之事得白猶未牽復也公無意仕進躬耕課讀於桑梓利害如痼瘵之切於己戊申山東地大震沂尤甚他邑公與郡人前戶部侍郎宋公之普指困以倡好義者得糧數千石比戶計口而給元旦露處弗恤也又力白監司徐君惺請蠲請賑沂人無死徙者艾山龍女祠相傳甚靈異早魃爲虐公輒率里人齋禱數有驗晚構靜山園憩寂其中嘗夢神人衣冠甚偉來謁曰公素急桑梓當豫謀之詎可自逸於此覺而異之

未幾霍雨河魚大上民多徙離公歎曰神告我哉爲書上監司李君煒請蠲賑又條議救荒事宜皆施行全活無算其爲德於鄉如此宋楊二大姓以鼠雀構難奸人抵巇以爲利公憤之力爲排解遂釋怨爲婚媾人尤多之歲壬子伏闕上書理前事得旨牽復應內閣中書舍人試丁巳秋再行鄉試充順天同考官得王喆生以冠解額後入翰林尋以母病告歸自是不復出矣公少業制舉甚工劉君魯檜者於公爲外兄弟公力磨琢玉之於成遂舉進士旣老益獎進後學不衰自創義館以



來學者又告有司立義學於右軍祠聘單父進士  
盧君爲諸生師助之臍脯其誨人不倦如此甲子  
長孫者臣應順天試遂魁一經人謂有天道云公  
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侍范張兩太君  
疾也不櫛不矧禱於天乞以身代其居喪也哀禮  
無不足者故州閭稱其孝叔如式少客江淮迎歸  
爲謀居止完室家以慰王母如幾避兵南徙不返  
奉季母嫁幼妹皆身任之族兄竣流離滇雲四十  
載爲辦裝趨歸又置田宅以娛其老嘗買一女子  
舉止不類人奴他日其父至自禹城曰亂離相失

二十年矣已適人乎曰已受聘其夫猶未他娶也  
公惻然義之立使攜歸完其夫婦處親族鄉黨率  
有恩義故遠近稱其仁晚志養生之術恒與子姓  
言將以已已長至後拜辭墳墓入西山屆期召親  
知告別又二日更闌呼水盥沐畢入小寢端坐而  
逝嗚呼其亦近乎達生者矣公卒妾傅氏年十九  
不食三日從容自縊匱側內外宗族集者數百人  
咸驚歎流涕公之教於家者可知也生以明天啟  
癸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得年六十有七官  
內閣中書舍人子十人佩璵佩瑤佩璠佩琚佩珞



佩珩佩瑋佩琳佩瑞佩珂女四人李新枝全世璉  
孟暉李某某壻也孫十二人者臣某某系之銘曰  
先生不隱亦不仕為德於鄉稱善士公侯之後必  
復始睢陵即邱延厥嗣沂水艾山觀顛顛有道之  
碑庶無媿

敕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唐三百年稱循吏無過韋丹何易于魏信陵二人  
丹以杜牧易于以孫樵之文為史家採掇鏗耀千  
古而信陵名字僅見於白氏諷諭詩史臣略之故  
其名不甚著等循吏耳而幸不幸若此文章之所

係顧不重歟然或不遇其人或遇矣而其文章未  
必傳信後世或事迹湮沒秉筆者雖欲採摭而無  
從不如白氏之詩落落數言尚足徵信而不必以  
史之有無為重輕也此吾誌同年伊君之墓而不  
勝慨然於中者也君諱獻字允陟晚號聽菴濟南  
新城人也家世詳予所為中丞公誌祖諱覺民父  
諱光啟皆以中丞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中  
丞諱闢仕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君少  
為文章與中丞名相甲乙稱二伊順治丙戌再行  
鄉試君中副車戊子中丞以第一領解額明年中



會試入翰林君益鍵戶發憤揣摩初君兄弟同業  
毛詩至是以春秋領丁酉鄉薦明年成進士康熙  
元年謁選得思南府推官二年改補寧國府推官  
矜慎庶獄以明允稱施侍讀閏章梅大理銷劉光  
祿楷皆宛陵人也為作祥刑遺愛錄時君去宛餘  
十年矣癸卯為同考試官得十人其九人成進士  
如汪懋麟倪長犀龍光輩皆名士六年裁李官補  
廣宗縣知縣未幾以內艱歸而父通政公春秋高  
君無意仕進久之以通政公命勉謁選人補望江  
縣知縣至望江口首謁麴公靈施祠下誓以古人

為師清吏胥緩征徭嚴保甲望江人歌之曰伊君  
之清清莫比但飲雷池一杯水二十七年武昌叛  
卒倡亂漢黃皆被兵皖屬震鄰而望江與黃梅壤  
相錯譌言繁興君集父老謂曰賊蟻附豕突旦夕  
必潰望江城小而堅賊即至不能旦夕下但嚴備  
以待之大軍雲合賊四面受敵自救且不暇豈能  
頓兵數百里外爭此彈丸哉已而賊敗滅如君言  
其遇變鎮定如此居望江七載縣人戴如父母白  
居易之稱信陵也祇撫孤嫠一語而震澤編載信  
陵行事亦僅著其禱雨文云云他政事無傳焉君



之施於望江者雖未能件繫書之其視信陵不既多乎是歲通政公考終於家訃聞縣人罷市農泣於野女泣於閨大吏皆歎息其去曰令去誰爲繼者其感人深至此歸里卻掃三徑無行迹通政公既葬君年近七十乃決計不出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一日感微疾竟卒距其生明天啟甲子得年七十又一伊氏以恭謹仁厚世其家至君兄弟始以文章經術顯名當代而君連蹇下僚特自淬厲以廉潔慈惠著聞其令望江政事尤在人口後來史官必有特書之者惜事蹟已多散軼不獲件繫

如丹易于之例略據所聞以文隧道之石異時或比諸白氏之詩云公娶鄭氏 敕封孺人子二人作梅矩女二人適于某韓逢麻孫若干人銘曰麴葬望江朱葬桐鄉皖郡之人千祀烝嘗君歸故鄉皖人懷止下馬之陵嗚呼在此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康熙乙亥冬十二月馮舍人廷樾馳書京師請誌其先人孝廉君之墓其言曰先君子以甲辰八月十六日棄不孝而逝也迄丙辰十月初六日始葬於曹村之阡相距蓋十年而墓石闕焉今又二十



年矣不孝適有母之喪將以丙子三月十六日啟  
窆以祔敢以誌請予讀其述質而不華謹而不溢  
而君之質行實有可書者予與君以順治八年舉  
於鄉爲同年籍中凡百人倏忽四十餘年所謂百  
人者乃今無十人在而君之歿且三十年宰木拱  
矣循覽今昔愴然以悲君馮氏諱沛字雲生世即  
墨人遷德州數傳至仲選移居董子祠側君曾祖  
也嘉禎始治儒術君祖也君少卓犖負奇疎眉廣  
顙而多顙人呼曰顙仲從遊故太常卿王公都之  
門稱高第弟子明末天下亂避地衛河之西葺園

廬讀古書暇則攜漁具臨流終日凡緯蕭織箔魚  
網蟹斲手自爲之悉皆精妙遇者以爲涪翁漁父  
之流也亂定中辛卯鄉試君性狷介不屑與世俯  
仰然亦不爲蘄絕之行嘗畜小伶度曲時時召親  
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簞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  
則然燭視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君素重意氣赴  
人之急如其私姊之夫爲里人仇陷君慷慨白有  
司得解仇遂并罄君事已乃杜門謝交游日爲子  
弟授周易孝經是時君年四十餘矣君事祖母至  
孝母壽終君哀毀踰制未葬遂不起年四十有九



廷樾之幼也君誠之曰士不得志漁於水樵於山  
佯狂於市無不可者惟不可挾媚道以事人吾聞  
之趨勢者市井之行也阿意者妾婦之道也一或  
失身萬事瓦裂慎之哉廷樾居京師十年孤詣獨  
行日不識貴游所舍人謂君有子克自立而不知  
君之教者豫也漢陳萬年誠其子咸咸睡頭觸屏  
風怒詰之對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以視君  
父子間何如予讀六朝諸名士史傳多稱述清談  
弈棋馬稍諸細事王介甫誌建安章君亦但言其  
讀書通大指善音樂書畫奕棋而已君雖不得志

於時年不及五十迹其平生欽寄跌宕豈愧名士  
哉君初娶於周繼娶於曹皆贈孺人行治相望胥  
有令譽又繼郭孺人而廷樾曹出也郭撫之三十  
年不啻所生而廷樾事郭如君之事祖母亦至孝  
里人兩稱之廷樾登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進士官  
內閣中書舍人君贈如其官女一適趙廷諫早卒  
孫一炎系以銘曰  
負俗不羈才足以有爲而命止於斯有子而賢以  
大君之年以永君之傳百世不遷維曹村之阡



帶經堂集卷六十九

一五九

卷六十九

三



